

吃一碗臊子面让我泪眼婆娑

红 孩

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这吃的历史由来已久。想必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南方多雨,气候湿热,适合稻谷蔬菜生长,一年四季都绿色可餐。北方则不同,气候干旱,多风沙,一年有半年被黄色笼罩,尤其在西北地区,尤为明显。不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心灵手巧,南方人善于把米做成米饭、米线、米酒、粽子等吃食,北方人精于将面做成面条、馒头、饺子、烙饼、包子等等主食。面条的做法很多,有刀削面、臊子面、打卤面、炸酱面、酸汤面、清汤面、阳春面、炆锅面、烩面、扁豆焖面等诸多样式,如果你非要问我最爱吃哪种面,我肯定说是臊子面。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按说对炸酱面更应该情有独钟。我当然也喜欢吃炸酱面,记得小时候,我吃切面做的炸酱面一顿能吃一斤,也就是三碗。老北京人吃炸酱面有很多讲究,酱要用干黄酱,肉要用带皮的肉丁,肥瘦相同,油要用猪油,至于菜码儿,就有萝卜丝、黄瓜丝、黄豆、豆芽,还要佐以几瓣大蒜。面条有手擀的,也有机器压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我喜欢吃机器压的,其次是手擀的,最不爱吃的是挂面。有的人对吃面冷热也有讲究,有的人喜欢锅挑,就是滚开之后不兑凉水的那种,吃的就是股热乎劲儿;也有的人喜欢兑凉水,图的是一个立整、水灵,早些年,到了夏天,还有用井拔凉水过面的。现在没有了,不是水不凉,而是已经没有了水井,即使有水井,那井水因为污染,也是无法食用的。

我喜欢吃臊子面,主要是手擀的面筋道,里边的豆腐、韭菜、肉丁、黄豆以及辣子红油搅和在一起,味道咸酸辣俱佳。臊子面产自陕西,最有名的是岐山臊子面。臊子面,也有叫哨子面的,以叫臊子面的居多。我最早于一九九四年到的陕西,去了宝鸡和西安。在宝鸡我吃了正宗的葫芦头和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

面里有一种叫一口香的,吃法很特别,人站在锅台边,将面下到沸腾的锅里,用筷子搅拌均匀,迅速捞出,不过十几根,放到盛好作料的碗里,不等第二碗捞出,人们只需一口就将那面条吃到嘴里,如此反复,饭量小的,吃十几口,饭量大的能吃五六十口。我那次吃了十七口,还不如一个小学女教师,那女子竟然一口气吃了四十三口。可想而知,陕西人对岐山臊子面有多么热爱!

在北京,活跃着一批陕西文化人。人们聚会的时候,常到陕西驻京办、皇城食府、长安三十六坊、陕西风味等陕西餐馆吃饭。我以为,陕西是谈不上有什么菜系的,大菜几乎不会做,小菜也不多,更多的是各种小吃。除了各种面条,就是西安饺子、肉夹馍、羊肉泡馍、辣子锅盔、炸油馍、麻酱凉皮和甑糕。我爱人是西安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可以大量地吃油泼辣子,如油泼扯面、馒头夹油泼辣子,陕西的油泼辣子不比湖南的辣妹子,也不比贵州的老干妈,是香辣那种,我不觉也跟着吃了很多年。但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医生不让我吃油腻辛辣食品,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就开始免辣了。可是,人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我可以少吃或者不吃油泼辣子,可我爱人要是三天不吃,就觉得嘴里没味,吃什么也不香了。多亏我们家附近有几家陕西餐馆,只要馋了,就跑过去弄碗臊子面,要么就买几个肉夹馍,痛痛快快饱吃一番。

想来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吃臊子面了,确实有点馋那口了。前几天到西安开会,在飞机上遇到一个陕西女娃,一路聊天,不免勾起我想吃一碗岐山臊子面的念头。这个陕西女娃是岐山人,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她高中毕业考到天津大学,后又到德



国读研究生,如今已在德国生活了八年。我问她,你这八年的开销很大吧,怎么解决的?女娃说,勤工俭学。每天上学、工作要干到十五六个小时。我接着问,以后打算长期在德国了吗?她说,她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这次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十月准备结婚。我说,你们要在岐山老家举办婚礼吗?女娃说,她不想办,让老公认个门就行了。我说,以我对当地民俗的了解,这恐怕不行吧?女孩有点忧郁地说,她正为这事发愁呢,她父亲说了,婚礼必须得办,一是风光一下,二是可以借机收点份子钱,要不不这么多年净随了别的人家份子,岂不赔了?

我很理解陕西女娃的父亲。虽然女娃姐弟有三人,她姐姐和弟弟都结婚而且有了娃娃,可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女儿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还到了国外,这无论如何是值得让人扬眉吐气的事。我对女娃说,你就答应你父母吧,他们一辈子就这么点可以让你们骄傲的资本,如果你们不在村里办一场,做老人的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这与你们是否铺张浪费没多大关系。女娃说,那我得认真想想。

女孩叫星星。她在德国读研毕业后,从事信息工程,往来于北京、香港和德国的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城市,平均每年回陕西老家一次。我问星星,你没邀请你父母去德国玩玩吗?星星说,他们没什么文化,不想去。再者,我爸爸挺胖,血压高,哪

都去不了。我现在一直从德国给他买一种药,效果不错。我说,你还挺孝顺的嘛。星星说,长年在外,为家里做的贡献很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星星虽然快三十岁了,但五官长得很清秀,说话不紧不慢,像个在校的大学生。我问她,你在国外生活习惯了,回到家里适应吗?星星爽快地回答,不适应。我问,具体哪些方面?星星说,我和您说实话,但您千万不要笑话我。我笑着说,你说吧。星星告诉我,她从国外每次回来,都要带回一个皮箱,里边装满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日用品和给家人的礼品。按正常的思维是,这箱子属于她的私人物品,未经她允许,任何人是不可以打开翻看的。可是,每次回家,未经她允许,她母亲都会打开翻一遍,为此,她向母亲抗议,母亲听后不但听,反而说,你人都是我生的,翻你个箱子算什么!面对母亲,星星很无奈。我问星星,这次你回来估计你妈还会翻吗?星星得意地说,我买了把小锁,到家先把箱子锁好。我说,那你妈还不得生你气呀?星星说,生气也得这么做,有些事必须让她改变。

几行千里母担忧。作为身在异国他乡的子女,何尝又不惦记自己的父母亲人呢?星星说,她在德国经常做梦,怕自己的父母生病。她也非常想吃家乡的各种小吃,有时一想到那一碗油晃晃的臊子面,她都会泪眼婆娑。其实,在德国的八年,她已回到习惯吃甜食冷餐了。可是,一回到岐山,她还是忍不住要吃几顿臊子面肉夹馍的,也许这就叫乡情吧。

飞机到达西安机场时,星星和我一起走出舱门。她见我走路迟缓,问要不要帮我拿行李。我想到她刚才跟他弟弟的通话,就说,你不要管我,你弟弟在门口已经等得着急了,赶紧回家吧。因为我知道,星星回家探亲只有五天,每一秒于她都是那样的宝贵。

我想起小时候,那时的冬天似乎要比现在的冬天冷,呼啸的寒风中,你来我往的药材贩子总是不断。童年的我和一帮小伙伴在父辈们和药材贩子的讨价还价中,迎着寒风戏耍、打闹,黑乎乎的小脸蛋上,一边结着一个红苹果,那是乡村“散养”的孩子们特有的“健康红”。

那时的我们很少患感冒。记得我直到走出小学,还不晓得啥叫“输液”,第一次听别人说到这个名词时,总感觉那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那时,在药材贩子的穿梭往来中,每年要从太行山的村村庄庄中送出多少中药材,无法统计。这些完全野生的中药材,纯得就像那时乡下的天空。一段根茎、一朵花、一片叶,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病痛,中药材很畅销,总是供不应求。

那时的乡村老中医并不鲜见。这些医者虽没有上过正规的医校,但多为祖上几代行医,或跟着师傅苦学而成。乡村中医开办诊所,多为半医半农。我们村里,有一位刘姓老中医,大家都尊他为“刘老”或“刘医生”,据说他的祖上几代行医,名气非常大。有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去看刘老抓药,只见他摊开一张棉纸,手里提着一把精致的黄铜小秤,聚精会神地在称药。他的身后是高高的柜子,一个个小抽屉形成“田”字格,标有不同的药名。他总是打开抽屉取出或放入,搭配着不同的草根或花朵,甚至是树叶,仿佛是一位高明的配药师,配的是一道美食,而非疗疾的药。可确实又是药,且药到病除,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

一段根茎、一朵花、一片叶,中国本草,千年传承,传承的不仅是救死扶伤,也在传承着东方文明、东方智慧,传承着人与自然共存的真谛,传承着一个民族优秀的基因。

最终,我没有让父亲失望,转了好几个农贸市场,终于为父亲买到了一把铁叉。父亲种了一辈子党参,让他放弃是不可能的。对于父亲来说,在种植党参的过程中,已融入他深深的感情,所以,我理解这份坚守。

乡村情感

伊蕾诗选

7月13日,当代著名女诗人伊蕾因心脏病突发在冰岛去世,消息传来,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怀念这位极具探索精神的诗人。现摘发伊蕾诗歌一组并配诗人简宁的悼诗以示追思。

像一颗流星

像一颗流星
你在我眼前残忍地飘走了
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的行程

从此刻起流浪的是你还是我
离开了那堆枯叶无处可做窠

等待着那一声许诺
从补天石里落下么
等待着钟乳石长高一寸
等待着天空重新更换太阳
等待着所有的玫瑰
成为化石标本

我等待着
——不要说:去生活

又见海鸥

雾气弥漫的天空绽开了
一道白色的裂缝,
哦,海鸥,你从天上掉下来!
海上多了一朵带眼睛的浪花,
任意选择着自己的方向。

海鸥,我的自由的天使!
当你愿意归去的时候就归去了,
当你愿意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
你去了维多利亚
海峡的上空么?
你去了东海跟随
机帆船下的白浪么?
你去了黄海啄食谷米么?
你周游了哪一条
闻名的内陆河流?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秘密,
我无须知道,你也不必回答。

我曾把彗星的尾巴认作你,
我的心被你明亮的长翅驮走了,
我似飞翔过星星的幽暗的原野,
我好像触到了宇宙可怕的边缘。
海鸥,你是注定要消失,
而我注定要等待么?
我的双足长成了
一段黄色的海岸,
流动的秋波凝结成岩石,
而我不能,不能诅咒你,
因为你即使和我终生结缘,
却从未缔结任何一种契约。

我的目光只在云里雾里
贪婪地追逐着你,
哦,我们曾经相识么?
我们曾经相见过么?
不,今天我和你偶然相遇
已属奇迹,

梦见你了

——致伊蕾

简 宁

早上八点醒了
墙上的空调
地上的风扇
嗡嗡着
又睡着了
你就来了,伊蕾
你齐耳短发,微胖,
寻常的素色衣裤,
四十几岁的模样
你自言自语说
“我刚和同事们吃完饭,
不去不合适呀”
我对你说
“你放心吧,你看,
你的小宝宝睡得多香呀”
我右手臂弯里胖嘟嘟的婴儿
正蒙头大睡

这是怎么回事,伊蕾
在我梦中你是牵挂孩子的母亲
而不是诗人
而我是个不明身份不明年龄的人

伊蕾
二十几年前就见过你
一九九八年的正月十六
还到你利民道家里
做客
而更早的一九八八年

短促的生之旅途上,怎能
企望两度相逢?!
时聚时散,这是宇宙间的秩序,
海鸥,风一样雾一样
不必说再见,
别了,感谢你给了我
美好的瞬间——

星 河

银色的相思树
长在黑土地上
相思果很多很多

诱惑人的
是那些永恒的距离
它们不可能相聚
就永远充满幻想

我想尝一颗
从此陷入相思
又想再尝一颗
从此忘却相思

每一颗都是同样地苦啊
我却尝啊尝啊
像中了魔
尝啊尝啊
变成了一颗相思果

荒 岛

你袭击了这片
没有围墙的禁地
像潮水
淹没了所有的面孔

我就是荒岛
在水波中战栗
你的,荒岛
冰冷

因为美丽的雪花
覆盖得太久了,太久
我不愿相信
那是剪纸匠们的游戏
温柔的横行

当你穿着破敞的衣服走来
突然,威严地站下
我抑制不住真实的哀鸣:
我,是一张白纸

头发,这些黑色的野草
很多年没有梳理过了
你看我像不像你的荒岛

我要穿一双大红的皮鞋
尽管我知道
从此走不出你的包围

千 年 不 舍 一 株 草

郭震海

春天的风,唤醒的不仅是高天之上的云,还有苍茫的大地和我年迈的老父亲。如同泥土深处一粒闻春而动的草种,父亲总能准确地感知每一个行走的时令,仿佛大地有力的心跳总是连着他兴奋的脉动。

今年初春父亲打来电话说,让我抽时间在城里的市场找找,看能否买到一把挖地的铁叉。我闻之实为不解,就问,如今村里都用拖拉机耕地,还要这物件儿作甚?父亲说,不是翻地,是起党参。

父亲所说的“起”就是“挖”的意思。我不免又开始担心他的身体,就说,现在的党参不值钱,还每年去种,费事又费力,多麻烦啊!父亲火了,说,你懂啥,这是宝贝,咋能绝种呢?父亲抱怨说,过去每逢乡村集会,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铁叉,长的短的,要啥有啥,现在咋就没有了呢,要是村里的赵铁匠还活着就好了,找他打一把铁叉该有多带劲儿啊……

电话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他低沉的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说到赵铁匠时,发出一声长长的轻叹。在父亲的叹息声中,我手握着电话,眼前仿佛出现了赵铁匠,那个一年四季赤着脊梁的驼背老头。他弓着身,在呼呼作响的炉火前,随着锤声叮当响,火光四溅飞舞,他整个人就完全淹没在铁水飞溅的火雨之

中。当时年幼的我总是不明白,这个赤着脊梁的老头怎么就不怕被烫伤呢?慢慢地我知道了,做了一辈子铁匠的他,身躯在铁水的喂养中早已百炼成钢。那时,铁叉又是赵铁匠打造最多的农具,也是他的拿手活儿,整个村子,甚至放眼太行山之巅的上党大地,村村庄庄,谁家没有一把上好的铁叉,这铁叉多是用来起党参。

何为党参?一种多年生之草本植物,其根入药,性平味甘,有补中益气之功效,多用于中气虚弱、脾虚泄泻等症疾。据史料记载,党参最早发现于上党(今山西省长治一带),故得名。因上党曾称之为潞州,党参也有潞党参之称。倘若细去追溯,党参从野生山中到“驯化”为可种植的一味药材,在上党已有千年的历史。

记得年幼时,村子里家都种党参。爷爷就是种植党参的一把好手,每年秋天党参收获后,经过一个冬天的加工、日晒,临近过年,爷爷就会用扁担挑着党参,从山西长治出发,徒步到河南的林县(今林州市)去卖党参,称之为“下河南”。据说,在当时的林县有个规模不小的药材交易市场。

爷爷下河南,来回要走两百多公里,只用三天时间。党参卖掉后,一家人就能过个好年,倘若再能卖个好价钱,那年就会过得更好些。党参在当时的村庄是无数个家庭的希望,或许正是此因,这物件儿娇贵得很,从种到收,最少需要三年时间。党参的种子比芝麻还小许多,一粒粒暗红色的党参种子就像一个个欢蹦乱跳的小跳蚤。头年开春下种后,需要等到来年春天,将生长了一年、细如线绳的党参用铁叉挖出来,再用锄头开壕,一根根按照一定的间距摆好、覆土。

此后又需要两年时间,这期间要不断地清除杂草。若是土地肥沃,两年后挖出,党参粗若大拇指,算是成品。若是土地贫瘠,就需要再等一年,甚至几年。

党参从地里挖回后并非当即可售,需要晒干,加工成型。整个过程,全凭一双手,需要将一根根、原本弯弯曲曲的党参,捋得笔直,甚至须根都要最好不少。从弯到直,需要上百遍加工,从晾晒起就开始一天一天地晒,一个夜晚一个夜晚地捋,繁琐而复杂。爷爷从来都是精心去做。晚上,外面寒风呼啸,屋里一个火盆子,一个小矮凳,爷爷一坐就是半宿。爷爷年近后,父亲成了最好的帮手,寒冬的夜晚,一个小矮凳变成了两个。

汉末刘熙在《释名》中有曰:“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另据《国策地名考》载“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上党,是旧时以太行山为主的长治市之总称。长治境内,连绵的大行山脉,静默不语,就如一位安详的母亲,精心养育着山里的人。沟沟坡坡间,村村庄庄中,农人们依山就势开垦出的田地,虽然贫瘠,也会有几分收成。土地长出了党参,山里还野生着各种各样的中药材。那时凡是大行山里的人,与生俱来都是合格的“采药翁”,就连村庄里的顽童也能轻松辨认,脱口便可道出十多种中药材的名字。

冬日,天若晴好,再冷也挡不住农人们进山采药的脚步。只要大雪不封山,村里的人家家户户不会消停,入山采药者甚多。黄芩、柴胡、防风、紫花地丁等等,山之深处,乱石丛中,沟壑之间,峭壁之上,到处都是宝。野生的中药材货真价实,很是地道,那时的乡村西药少,生活在山里的百姓,仿佛天生就是半个医生,类似感冒发烧等小疾,完全不用去请“郎中”,自己就能对症下药,抓几把自采的药材,立刻配出一服疗疾的好汤药。

那时的村庄还很穷,缺少少肉,三餐多是五谷杂粮。那时还鲜见硝铵或氮磷等化学肥,地里的庄稼全凭有机肥生长,收成少些,但颗粒透亮,

